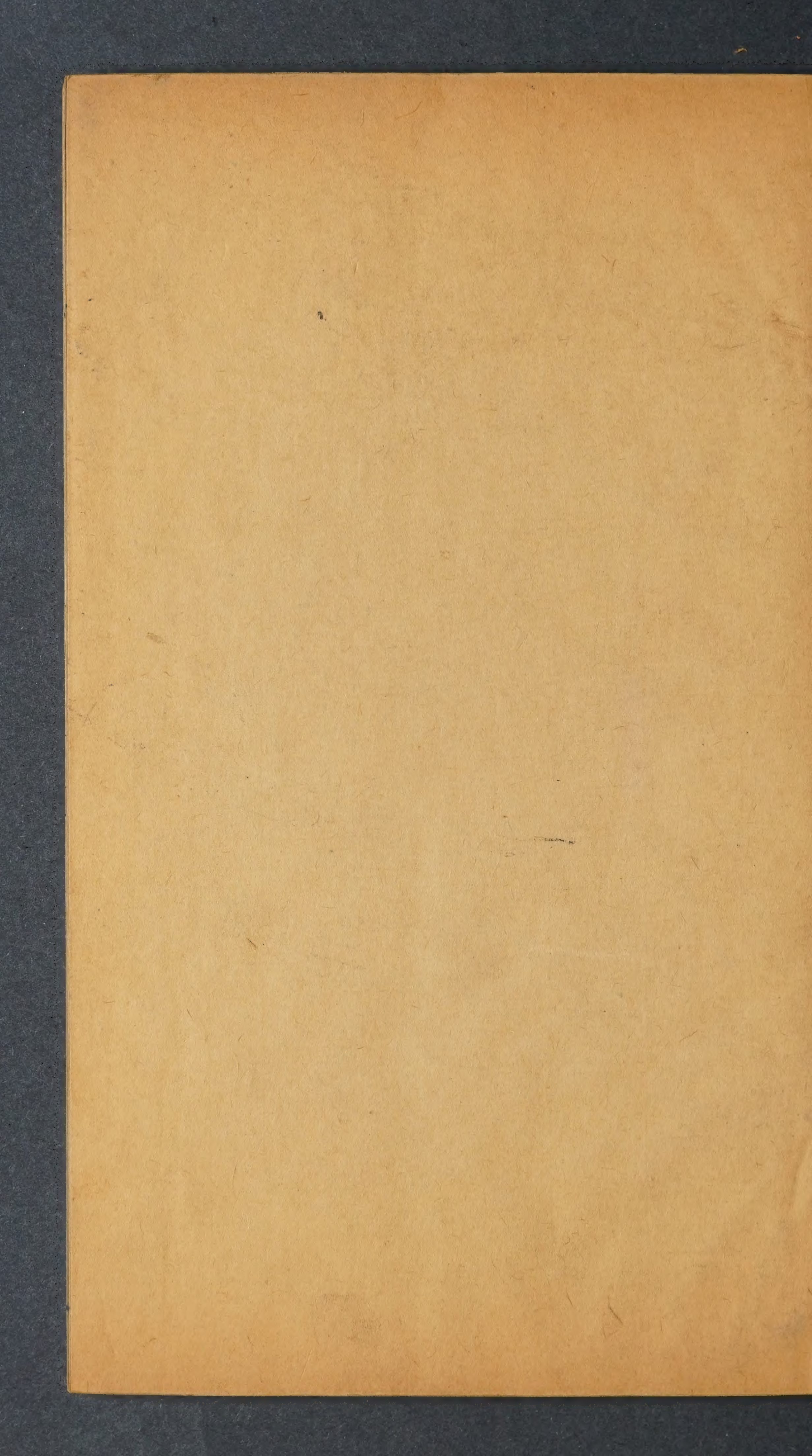




此新論所以作也惜其書不傳

古文奇賞卷之十一　東漢季漢公卿將相之文

古吳陳仁錫選評　仁和郎奎金重訂

陳時政所宜疏　東漢桓譚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亡從

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如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之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好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

東觀記載譚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謂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更之漸日衰爲譚又曰今

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戸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亾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是則讐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擧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高帝時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

諸巧慧小才技数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帝省奏愈不悅

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藏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坐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亡怨濫矣

初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曰新論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

交詬凜然見嚴重之文

與楊廣書　東漢　馬援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閒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遊翁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

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沉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説季孟若計畫不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

爭詔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昌言法誡篇

東漢仲長統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於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戚之豎

失之選舉

之委任

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

要之督責

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積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乎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

前詩人姬姬嫌化之旨

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人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辠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隲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徵之疑何其詭邪

樂志論

一快到底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林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昔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神。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意中人

豈羨夫人入帝王之門哉。

語以邕博學深與故特密問災異而邕以乳母趙嬈柱大人事權偉璋九列貪濁校尉趙玹蓋升空罷及薦陳留孝子荐皇甫規皆可述進

上漢書十志疏　　東漢　蔡　邕

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寵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叔父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中郎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群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蹋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

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被罪洛陽詔
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
當服重刑已出轂門復聽續鞫詔書馳救一等輸作
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邑爲郡縣促遣迫于吏
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
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
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
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唯
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
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

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筭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田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筭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慺慺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達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

奴攻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意西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悄悄不知所守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沒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輒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郡書所宜掇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考逮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按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瀝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補

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留神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圉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殘遺。罪明圖幾昔聞之後雖開淵流離白骨剖骸

貸所縱火城下邑源各家謂曰歸汝長霍圍封上

且夫許死累豬首再拜以聞

[illegible]鐵論一書易了下[illegible]其全論[illegible]書之漢議論之[illegible]惟會議[illegible]

鹽鐵雜論　東漢 桓寬

客曰予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尚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為予言當此之時豪[illegible]並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誾誾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

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
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蓄
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
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熾斌斌然斯可謂
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
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禦矣桑
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
正法然巨儒宿學漫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
然攝卿相之位乃引準繩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師
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

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人欲言之發何以能精

蓋學相感同機具同符同意尚合以證其上手讀之

若見而引發其發思大奇之開御史不能正讀以

以為陳宗韓柳相自問合人之消當觸處中君要下言

浮爲幽州牧多置官屬與漁陽太守彭寵不相能浮密奏寵遣吏迎妻不迎母又受賂聚兵不法事寵遂舉兵浮亦非君子也

讓彭寵書

東漢　朱浮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寵字）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

竊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違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埶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

河濵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群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亡私讐勿以前事自誤願畱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

蟠潔于持身忠工于引賢○后漢吳蒼遺[illegible]蟠書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

與申屠蟠書

東漢　黃忠

大將軍幕府初開徵辟海內並延英俊凡高名盛德無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二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袁中郎昭暢殷懃至于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于是憮然失望而有媿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切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有刑憲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郡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牵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

其時猶放聲絕迹巢棲薇茹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游俯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說臭味庶同休戚是假飛書以諭左右

遺黃瓊書

東漢　李固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王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

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
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亾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
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
耳

□□之以與社稷祭□知爽之慮遠也

貽李膺書　　東漢荀爽

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爲歲。知以直道不容于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伏嬰病。闕于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人鬼同謀。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煇。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抑揚

鮑出傳　　　　魚豢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遊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飢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為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為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煑噉之用活何為乃攘臂結衽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

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遥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侍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

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𦵏曰田民不堪冠帶至于
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于
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
魚豢曰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于自然跡雖
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

今日正宜表章此書及魏相充國等疏為封者試

為兄上書　曹壽妻班昭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爵列通侯超之始出志捐軀命頼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相隨士卒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于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于沙漠

疲老則便捐死于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
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
自見漢疏典刑○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
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
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于遠處
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臣超犬馬齒衰
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
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男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
曹壽妻昭亦上書請

討操檄文嵩乞匄携養因贓假位操贅閹遺醜僄狡鋒俠又曰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

上獻帝書　東漢　袁紹

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于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滑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奸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一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畧、臣不敢畏憚强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亡違異、忠策未

起手

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室虎吒群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士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

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勢絕臣軍糧不得踵繫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狗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籍冀城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忌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

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
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以贊角戎馬之勢爭戰
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
之不疑故冒践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
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御命來征
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
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
自古以此失追師心者甚衆
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
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
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展轉

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亡勞以携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旣叨（自出脫）之豈敢闚覬重禮以布彤弓旅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歔欷於杜郵也太傅日磾位爲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

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爲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讐敵交鋒接刃搆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群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絕邪諂之論亡令愚臣抱恨三泉

博洽多聞益重儒術漢人矜尚如此

薦謝該書

季漢　孔　融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諸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乃讙令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群凶破殄。始有櫜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群議。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能（三足鼈也）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

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尅像以求傳説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于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薦禰衡表

臣聞洪水横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

視公如龍
視孫如兒

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以亙維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之口耳無暫聞不忘于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

許○所○矜○尚

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
近署之多十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
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
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
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
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
受面欺之罪

論盛孝章書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
融又過二始滿五五十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

章尚存其人困于孫氏妻孥湮沒單孑孤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于幽執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孔子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

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溺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四表不悉

與曹操理楊彪

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操托彪與術婚也。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假使成王殺周公，召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縉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横殺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乃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與張紘書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

衡亦大勍也毋乃李廣之氣倉髮盋怒欒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叔孫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爲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

黃陵廟記 管文

季漢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御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峰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鬢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

字字寫黃龍生氣而廟貌與復更不

詞賛

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
食茲土僕復而與之再建其廟號目之曰黃牛廟以
顯神功

此記惜是節文孔明文字絕奇此亦臥龍之片鱗
耳

陸游云黃牛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
來制書也其下即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
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於此門左右立小
石馬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葉有黑文類符篆然
藻各不同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

說兩出師表及與群下教丞相大略盡在用人納諫

多虎鬭鼓則出

范成大云黃牛峽上有洛川廟黃牛之神也亦云助禹所疏川者廟在大峰峻壁之上有黃跡如牛一黑跡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順流而下黃牛峽盡則翕子峽過此則峽中灘盡也

與群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弃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

補過不吝
短已施人

宰之殷勤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于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于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與李豐教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于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

大臣文字每一刀兩斷決不若藏[illegible]營營

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頗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嘆涕泣而已

正議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刑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餘萬于昆陽之

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貌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有得于焉者哉

上事

臣先進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以二十日出騎萬人來琰營臣作車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退

與兄瑾書

綏陽小谷雖山崖紀重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連賊埶使不得分兵東行

與兄瑾書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主帳下白毦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前出師表

季漢諸葛亮

篇中十三引先帝宜着眼

先是詔曰授方任能參其聽斷私降意以养將士且威及涼州諸國王而原除魏宗族枝葉中外能規順逆之數者可謂得体矣有曰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爱國而或以此詔武侯撰也然歟

臣亮言先（一引）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解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二引）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三引）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四引）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

先漢後漢之治乱在此　侯所言耳

與事極少而惓惓于進退之間

子瞻稱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知言哉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

曹操欲用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操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

此段收到攸禕處極有關鎖

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効不効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

則深追先帝遺詔一語可當千萬言

杜甫歌曰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桐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叅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

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一篇主意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

通雪山白愚謂此詩真吐氣其它祭文銘志皆亾足述者○或怪矦文采不耀陳壽曰荅孫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亮所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達也然矦所表上者君父所與計議此瑋瑰等亦

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舉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

不凡矣豈猶貶侯將略爲媚司馬懿也哉黃輝曰某卜昆明一區欲移幕府刻戶得小碑云諸葛禁地皆以鉄錮之又曰沙關形執稱是往尋龍絡已被掘斷亦有小碑曰諸葛禁地曹彬伐蜀視侯祠甚

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一作蚤）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

雄乃曰孔明雖忠於漢疲蜀軍民不能復中原何名武侯報中殿擡塌有石碑出土尺許石差新書曰測吾心腹事惟有朱曹彬彬下拜曰神人也小子悪能測哉

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都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彈廖立表

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群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

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眞僞邪。于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畊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于徙所

彈李平表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鎭漢中平窮難從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豈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

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于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至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乃廢平為民徙梓橦郡十二年平聞亮卒遂發病死

自劾表

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亡方臣明不知人卹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因病審表

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旹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近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文偉即費禕也初琬為廣都長昭烈嘗奄至廣都琬衆事不治且復沉醉昭烈大怒將加戮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事修飾願加詧乃解

遺表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

勇冠到此是英雄

至于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訖如其言

與張裔書

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奬王室。自以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裔與楊洪不和

與蔣琬董允書

李嚴以亮免死一言失意欲死而中之後主誅殺快矣哉

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視其才也

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説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陳震也時李平坐誣罔廢

與兄瑾書

殷佳嗣秀才之儁䏌者也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

與張魯書

靈仙養命猶飾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所以有澹泊寧靜之訓

與張裔書

去婦不顧門萎韭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菜之情猶有所耻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與蔣琬書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審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及也其人涼州上士也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于軍事旣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才兼于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巳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

與兄瑾書

前趙子龍燒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

更妙在璋所嘗授任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悉別其器能處以顯任故法得行也

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曰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厓口但得緣厓與伯苗相聞而已

答法正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亡道政苛民怨一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一作焉）是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于

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于斯而著矣

答關公

關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其意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省書大悅

爲法正答帝

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䟦

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章武二年大軍敗績亮曰法孝直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説孫權於柴桑

海内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内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

操追長坂遁走夏口

可羞

只要得此勃然大事都辦

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勇羞）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知已可恃以壯之）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知彼可）曹操之衆遠來疲敝（敗以蹈之）聞追豫州一日一夜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

是時權來請結好左將軍欲見之亮不可至則周瑜果請留之權不從左將軍歸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

料○其卒 料新○附之衆○

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

暗指瑜肅等 左消軍可無患

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左將軍併力拒操遂破操於赤壁

諫孫權不可顯絕

夏吳孫權僭稱尊號其群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以爲交之亡益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獨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

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將移兵東戍
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
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
非筭之上者孝文卑詞匈奴先帝復與吳盟皆應權
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
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亡上岸之情推此
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
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
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土以爲後規下當略民
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

我之北伐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北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辠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權約中分天下

與姚掾

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舉此事

勸將士勤攻已之闕

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

攻過之策是謂攻心

七縱七禽本傳止以三語括之籌之修郄密此

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

悉收孟獲等爲官屬

李靖曰七禽孟獲無它道也正兵而已矣

亮至滇池四郡皆平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亾所食如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亡兵必生患又夷累有廢殺之辠自知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今吾欲不留兵運粮而紀綱粗定夷漢粗安不亦可乎乃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及軍國

智氏曰武侯屯五丈原時自料十年取魏而司馬懿訓以食少事煩料武侯且久且死懿言驗而武侯不驗然死諸葛能走生仲達何也一心二心之別也

張薔曰公

之形終亮世夷不復反。

屯田久駐

司馬懿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亮亮每患粮運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遺懿巾幗懿患之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此窮其事魏主耳相持二年情竭誑起魏必連年騎劫代樂毅故鄉而武侯之事成矣。）亮謂其下曰彼本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

罷來敏教

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埶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

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群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今上卽位吾闇于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戒外甥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情

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强毅意不忼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也

戒子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及也

孔明陣說止此矣按臨卭有火并漢盛則蕆恒靈火熱漸微孔明一窺更盛景耀元年燭投郎滅其年蜀并于魏肅元爲孔明鑄刀刀銘言漢水

新書

散地則勿戰輕地則勿止爭地則勿攻交地則勿絕
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
戰

行軍

爲陣之法理亦多端昔者大聖軒轅作八十餘
郎八陣圖是也祖迹遠矣
陣皆畫圖以傳於世罕有知之者其法大槩或以奇
八陣疑即河圖洛書之至奇胙從之
爲正或以正爲奇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不可終窮
如李靖六花云出自八陣耳一而桓温以常山蛇槩
也陣間容隊隊間容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
之淺矣孔明云書亦有八陣一說
奔退無遽走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中則兩頭
一方二貞
俱應變態亡窮不離乎四奇八正以步軍爲正馬軍
三壯四北五衛方六車輪七兵且八鴈行一八陣
爲奇夫四奇者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右角四日

銑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精之元氣天分其埜所謂天作時作而人作者乎

五行天地人一八陣天地人風雲龍虎鳥蛇八陣

左爪五曰右爪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

其無定説如此何疑詐易者之紛紛也

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爪右奇

夔州、濱、江、沙、石、有、武

當左爪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皆敗禀於大將入

、侯、陣、爺、淘、洒、推、激○六○七○百○年○一而○不○動○此○刘○賓○客○嘉

正皆敗禀於四奇故正常以奇為首所謂以寡制衆

○話○夔○人、以、人、目、傾、游、八、陣、之、圖、謂之、路、蹟、、

者此也居則各視其奇之所止出則各視其奇之所

、、、、、、蘇、子、瞻、曰○武○侯○造○八○陣圖于魚

行行則奇常居前卒然遇敵觸處為首兵觸前則前

復縣○平沙之上目山○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

奇為應觸左則左奇應觸右則右奇應觸後則後奇

○四蕝蕝正員不見削出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

應行則前奇居前次先鋒次左角次右角次右爪次

卯目漫漫不可擬

左爪奇次右爪次左牙次後奇以右牙次後軍正則

四頭八尾遇敵則觸處為首應敵則擊尾而首至此

兵有四機曰古之良將來不可敵去不可追坐不可守困不可圖

李靖曰方生於步員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員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于地行綴齊則變化不亂八變爲六武奏之舊法爲

爲陣之要也

布陣

夫謀攻之法大則攻城小則埜戰攻城爲下不與戰而必全得之爲上（必之全爭于天下）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亡形則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敵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謀攻

夫金鼓所以威耳旌旗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聽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形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百萬何益於敵夫應變者敵衆我寡當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十

擊百莫善於阨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卒猛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軍莫不驚駭故曰用衆務易用少務險假使士卒數萬皆大險阻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强弩退如山移進如雲雨糧食又多難與久守此非騎卒之力智者之謀也應變據險

心書

夫兵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埶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埶而臨羣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翶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脫於江湖欲求游洋之埶奔濤戲浪何可得也兵機見

李靖分兵法爲三等一曰道張良范蠡孫武以之二曰天地樂毅管仲諸葛亮以之三曰將法王猛謝安以之

心欲一者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徇國

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寛而能剛勇而多計此謂之大將將才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咎其奸伺其禍爲衆所服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鬬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惜人飢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寛大閑於理亂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鄰國上曉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將器戰欲奇謀欲密衆欲靜心欲一將善夫爲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是謂逆時時作天不

劉定之曰劉璋雖漢宗竊據一隅直更如劉盆子等取之有何不可禁賜猶褒爲百代殊絕人物而吳少廬論理學遂貶之爲不善不察中人言不可不慎也

作而人作是謂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是謂逆人智者不逆天亦不逆時亦不逆人也智用將有五强八惡高節可以厲俗孝弟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沉慮可以容衆力行可以建功此將之五强也謀不能料是非禮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厄知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亡怨謗此謂之八惡也將强夫爲將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亡腹心者如人夜行亡所措手足亡耳目者如冥然而居不知運動亡爪牙者如飢人食毒物亡不死矣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爲腹心沉審謹

戒備篇曰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覆軍殺將執不驗息可不加哉

密為耳目勇捍善敵者為爪牙腹心靜若魚潛動若奔獺散其所連而折其所強燿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不倍兵以攻弱不恃眾以輕敵不傲才以驕人不以寵而作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始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其子女不自使將誠

夫以愚克智命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恍也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恍作而不能應非智也勢恍動而不能制非賢也情恍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善將者必因機而立勝恍形

吳起曰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

必耳威以聲。不可不清。目威以容。不可不明。心威以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士可怠也。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心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矣。重刑 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恩。相議以勇鬬。相望以威武。相勸以刑賞。此必勝之徵也。三軍數驚。士卒惰慢。下亡禮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福。相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勝敗 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死者哀而葬之。傷者泣而撫之。飢者捨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所向

整師篇曰
若則有礼
動則有威

威令篇曰
不可輕
不可逆
將情而
令可行

貞上官
甚低
必俛
武侯

必捷矣。(哀死)夫少木叢集利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以不意前林亡隱利以潛伏以少擊衆利以日暮以衆擊寡利以清晨強弩長兵利以捷次踰淵隔水風火暗昧利以搏前擒後(使利)聖人則天賢者法地智者修古驕者招毀妄者稔禍多語者寡信自奉者寡恩(自勉)夫爲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飢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衆同也(將情)東夷之性薄禮少義捍急能鬬依山塹海憑險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樂未可圖也若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生

遺制欲其歆朝廷也高者必禍苗民家家供武侯像取穀逐顆剝米日不暇給或云侯之靈俾弗獲開居思背叛也斬雍闓會孟獲立石誓云後有功在吾上立石在于右狄青破限智高碑立而雷擊

隙生則修文教以來之。同兵甲以擊之。其勢必剋也。(東夷)

南蠻多種。性不能教。連合朋黨。失意則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崑崙。東至洋海。產出奇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戰。不可久師也。(南蠻)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埜處。米糧少。金貝多。故人勇戰鬭難敗。自磧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負強狠。故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釁。之以內亂。則可破矣。(西戎)

北狄居亡城郭。隨逐水艸。勢利則南侵。勢失則北遁。長山廣磧。足以自衛。飢則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為務。未可以道德懷之。未

可以兵戎服之漢不與戰其略有三漢卒且畊且戰
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
不相當也此不可戰一也漢長於步日馳百里虜長
於騎日乃倍之漢逐虜則賫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
則驅疾騎而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
不可戰二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爭地形之勢則騎
疾於涉遲疾勢縣此不可戰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
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銳士以禦之廣營田
而實之設烽堠而待之候其虛而乘之因其衰而取
之則所謂資不費而寇自除人不疲之虜自寛矣 北狄

諫諸葛亮書　　漢　楊顒

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畊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喘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

流汗竟日。不亦勞乎。

附三國之文

三國文字自出師表而外寥寥矣予故裒集一二附武侯之後

漢

語呂布　　王允

昭烈亦云老將至矣功業不成是以悲耳

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

品物　　陳登

昭烈曰元龍雄武胆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

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

諫錄許靖　　法正

天下有獲虛譽而亡其實者許靖是也(初靖爲蜀守將踰城降事降不果)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昭王之待郭隗

語張遼　　關羽

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以報曹公乃去耳

答孫權贈寶刀　費禕

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奬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權數醉禕問以國事輒辭以醉退而條答無所遺失權甚重之

答孫權大醉語　董恢

孫權常大醉問費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常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亦忠言也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未對董恢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而亡黥韓難御之心。今方掃除彊賊混

一為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舍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檝非長策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

疏漢中王　費詩

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羇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耶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

諫前將軍　費詩

詩不磨矣惜其沮受漢中王爲牆於時務也

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即受拜

此關公所以超逸絕群也如公而後謂之超逸如武侯羽扇指揮軍事而司馬謂之名士齒牙可易惜哉

與諸葛武侯書　　馬　良

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世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衘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艸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

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

與袁術書　　呂布

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

與蕭建書　　呂布

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

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

二書氣岸可畏而周練不及瑜肅

與王商書　秦宓

病伏匿甫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出不移使揚子

表章相如以其文章而力排戢蜀請權殺人自生又彼不以文章軒人者

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亾。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于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于是蜀學比于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于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公之伯。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快舉快論

是能曝背隴畝之中者又答王商書云處士虛之名亡不靈之謂

薦儒士任安　秦宓

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旣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僞徹天何況于眞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令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

讀書不務其急此古今劇病

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長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隋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

與郤正論讀書　孟光

吾好直言亡所廻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須有自然然不可力強致也之諸君讀書寧當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武

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

論益州田土　吳　雲

霍去病以匈奴未滅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民心

諫討孫權

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粮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

與吳戰兵執二交不得卒解矣

論姜伯約

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敝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陳壽嘗爲瞻吏爲瞻所辱故[illegible]黃皓而不[illegible]遠竄之[illegible]可[illegible]何[illegible]人無[illegible]

諸葛瞻父子死節語

鄧艾遣書誘諸葛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殁於陣時長子尚從嘆曰父子荷國重恩不蚤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死

瞻曰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爲之下

北地王死節語

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禮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遂自殺

魏

辭先主　徐庶

先主南行諸葛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追破獲庶母

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伯之業

者以此方寸之地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

不帝劉虞　曹操

董卓之辠暴于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

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姦臣未有

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

面我自西向

釋先主　　　曹　操

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議東擊漢　　　曹　操

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又曰紹志大而知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又曰設使國家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爲操言玄德英雄　　郭　嘉

公提劍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使義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玄德有英雄之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

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

料孫策　郭嘉

策新幷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亡備雖有百萬之衆亡異于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于匹夫之手

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

料袁紹　郭嘉

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巳爲之謀臣必交鬭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

不如南向荆州若攻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

料劉表　　　　　　　　嘉

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亡憂矣

諫曹操　蔣濟

今有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劫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強齊羸越滅勁吳以陛下明聖神武之畧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亡難矣又歡娛之耽害于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

舉孝廉議　華歆

[illegible]毛玠崔
[illegible]忠清幹
[illegible]選用
[illegible]節儉

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爲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

與曹操議選用　　和洽

天下太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着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

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

陳末流之弊　　董昭

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埶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

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埶游利爲先合黨連群互相
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巳者則歎之
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
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巳矣
但當吞之以藥而氣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
職家人冒之出入逹來禁奥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
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惟諷偉之罪無
以加也

一鍾繇毛玠詰對

鍾繇詰毛玠曰司徒之戝男子入于罪隷女子入于

蹤泰摭指詰玠其詞意自窮

春稾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墨之刑入于古典此何以負于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按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邪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埜無生艸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相值不玠譏謗之言流于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且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于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于杜郵晁錯致誅于東市伍員絕命于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髫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亡

執不絕。語臣以寃亡。紬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禁于利。執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執不在它。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卽刑之。川方之安。駟之贈賜劒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有自矜者出見騂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矜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

吳

報陸遜書

孫權

初使蜀通好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故曰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諸葛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幷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又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與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産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若留從卿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亡二心弟之不留猶

眞相知

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與嚴畯評子敬子衡　　孫　權

初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畯曰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畯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初開議之端也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爲先不足爲損避袁術自歸于兄兄

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爲都督辦護取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

諫孫權　　張昭

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與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嘗怒昭曰吳國士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人折孤孤常恐失計

公孫淵爲燕王

淵背魏恩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于魏兩使不反不亦取于天下乎

諫孫策勿質子　周瑜

昔楚國初封于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于郢遂據荆陽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足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煑海爲鹽境内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亡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于人也極不過一侯印

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寡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

諫孫權勿迎曹操　周瑜

曹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内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較勝負于船楫

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艸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河之間不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燕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請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遂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

夜與孫權料曹兵　　周瑜

諸人徒見曹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兵亦不極七

諸文胆極壯步驟極和

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粮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粮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就還孤孤當與孟德決之諸葛瑾步騭連名與瑜子胤頌寬稱瑜盡節用命視死如歸

徙先主置吳疏　周瑜

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折蔣幹　　周瑜

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 幹但咲終無所言

詰京見孫權　　周瑜

今曹操新折衂。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非方可圖也

初操聞瑜年少有美才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甚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遥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毋乃逑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推附也

以魯肅自代疏　　周瑜

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于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

此是臨事不苟是三國第一流人諸葛武侯亦只是不苟

一國以封為上計六國事

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始終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或可采瑜死不朽矣

議昭烈不可留　魯肅

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操威力實重初臨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

與孫權合榻對飲議　　魯肅

昔高帝區區欲尊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

爲劉表卒進說　　魯肅

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沮山林有金城之固沃埜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

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字字先着沈雄之極

密議迎曹操　　魯肅

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

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英雄作事自度不敗此亦飾說耳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蚤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

取荆州　呂蒙

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于操何賴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

論取徐州　　呂蒙

今曹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固

計賊關公　　呂蒙

關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固也（天命可知矣）蒙常有病乞分士衆吏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徹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

按劒詣讓公室貴戚　陸遜

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封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剪此敵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亂軍令有常不可犯矣

救西陵疏　陸抗

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跡前

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聞以後益
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强對內懷百
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蔽日久難以待變臣愚
以爲諸王幼沖未統國事可且立傳相輔導賢能無
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
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
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者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
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
此臣之所深慼也

說公安士仁書　　　　　　　　　　　　　虞　翻

明者防禍于未萌智者圖患于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爲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爲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爲將軍不安幸熟思焉士仁得書流涕而降

晋麋芳　　虞翻

虞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

[illegible]汯與孔
[illegible]書曰虞
[illegible]願爲
[illegible]所侵
[illegible]爲質
驪唇益光

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户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孫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

放棄南方自歎　虞翻

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辠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

與人書　虞翻

虞翻年十二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

論繼呂岱治交州　薛綜

昔帝舜南巡卒于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地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袵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得人）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

阯刺史任延爲九眞大守乃教其畊犁使知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子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眞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保體不以爲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

孔雀奇物充備寳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寛多自放恣故數反爲法珠崖之廢起于長吏睹其好髪髠取爲髲及臣所見南海黄蓋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撾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眞太守儋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醋作樂功曹番歆起舞請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彊萌忿杖歆亡于郡内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彦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于民黄魚一枚兵

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
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荆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
强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
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

太慈不可 太嗍不可

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
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隲是昔津故將
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隲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
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
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
○○○○○○○○○○○○○○
撫裔寔有其人牧伯之任既以清能流之表禍福

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梁宿賊其南海蒼

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逋逃

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畧

評 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埶

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亡奇數

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于所

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

廣聖思

爲鄧艾白冤　　段灼一

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

讀旨類頌陳湯究諸篇而文彩妙絕

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彊兵値歲凶旱艾爲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亡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衆乘埶使劉禪君臣面縛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無求艾誠

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縣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敘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今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爲艾身首分離捐棄艸土宜收葬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無餘恨赦寃魂于黃泉收信義于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爲者寡而悅者

前太守盧毓語史曰此豈叛謁所可光飾哉

衆矣。

廣平大守教　王肅

前在京都聞張子明名琰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慼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琰三辭袁紹曹操曹叡之招

教子　王昶

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

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托古人以見其意當時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内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材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議論貴無貶其仕進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

世戒驕淫其貪賤愼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矣吾復何憂哉又曰伐則掩人矜則凌人故三郤爲戮于晉王叙負罪於周不惟矜其自伐好怠之咎乎

古文奇賞卷之十二

古吳陳仁錫選評　仁和郎奎金重訂

與朝歌令吳質書　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局近）也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共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

賓客至此

元瑜想同爲南皮游者故及之

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于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云疏徃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

六子獨有偉長是眞彬彬君子此見名節之難

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交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殆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徐幹）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

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孔璋陳琳字）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公幹劉楨字）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元瑜阮瑀字）仲宣獨自善于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仲宣王粲字）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亦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

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得復爲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于邑裁書敘心丕白

良何以自課實踐而徒述忠否東塞于己哉書數心
九年一過往何可追夫古人愛寸陰良有以也。
望何時是乎恐未不得預為之計將亦非真實敬
文質順大綱於文章要旨可漸日月之光動其靈
中未激研要非于言語不及於年輕之禮心以大道
八會命未到四年已三十餘有餘

典論自敘　　曹丕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于海嶽山寇暴于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予時年五歲上以

世方擾亂教予學射又教予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予嘗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予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兎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予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

別此實難能予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蹴而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爾予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或拊手曰善予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予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予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予顧嘗好之又

得善術因求與予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予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予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一却腳鄭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予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予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

誰背

一篇主意

予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坐告曰若逢敏于狹路直決耳予於是服矣

之事少所喜惟彈棊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嘗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予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此篇甚傷摹寫小技如畫從鄭叔段巷人之詩得來○或以子桓生而好美即位猶有童心惟薄葬制能達生處遠此未識英雄語也

而偏通五經四部中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能涉學者惟吾與袁竹溪耳于是以少論詩論及法

先習從容常言人必好學則思專長則造志長大而

于者諧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

王有馬合術家東方安世張公于當世不相[illegible]

[illegible]晉以來[illegible]章第一[illegible]宜其[illegible]中無嘆[illegible]諸子也

二語爲臣子者一服急藥

玄暢賦序　　魏曹植

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反性命而徇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情楊墨殊義聊作賦名曰玄暢

求自試表　二首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于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授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虢叔

此二方

讀

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値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于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其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

子建文其骨其人亦不弱

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于輕繳淵魚未懸于鉤餌者恐鉤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于君父也故車右伏劒于明轂雍門刎首于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凌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

與孔融表同

北闕此二臣者豈好爲夸主而曜世俗哉志或鬱結
欲逞其才力輸能于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
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
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
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
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竊
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
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
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
躡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

大之恥

予極喜子建文然比陳孔璋文予盡大而哥朝士于養豕亦開文字罵人一案矣

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于事死無損于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于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忘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于明時立功于聖世每覽史籍

（最可刪）（可痛）

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名著于景鍾名績垂于竹帛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王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而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而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塡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

知其才是以効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

必辨到此

楚莊 秦穆

仁君不能畜無用之

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
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
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
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于
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
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
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

無用之臣耶圈牢之養物耶

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又

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

補敘中風宴

不知也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敘百揆稷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廣邦境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漁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湯文誠合志同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發騏驥于羈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子遇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昔段干木修德于閭閻秦師爲之輟攻而文侯以安穰苴授節于邦境燕晉爲之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宗傅嵓之

明以顯中興之功

諫伐遼東表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車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待饑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之而必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于野。然天時不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于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途不通。道路纖好。東有待釁之吳。西有

簡淨似西漢人議事

曉事之言

請自試表慷慨議伐　袁元毅

何隙之蜀吳越東南荊楊騷動蜀應西境則雍凉三分兵不解于外民罷困于內促耕不解其饑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饑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于省徭役薄賦歛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于二敵何懼于公孫乎今不息邦畿之內而勞神于蠻貊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獻璧表

臣聞玉不隱瑕臣不隱情伏知所進非和氏之璞萬

國之幣。璧爲充貢。

獻文帝馬表

臣于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騂一疋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教令習拜今輙已能又能行與鼓節相應謹以表奉獻

上牛表

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見僬僥之微不知泱漭之泰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覲也謹奉牛一頭不足追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求通親親表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于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踈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

我功不聞湮沒我後深于怨者也子建有

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群臣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下廢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巳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于路人隔閡之異殊于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

詩人之旨矣

雅人之語
雅人之志

處態以忠直願入禁闥植以文華願侍左右各有所見

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敍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于貴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于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于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于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語復依人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于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

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聽而垂神聽也、

黄初五年令

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自世間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入[illegible]

俱從西漢
文鍛錬出
來体嚴重
而不走

領左右曠然無信大爵者作斷其舌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況于人乎唯無深戮潛釁隱過匿愆乃可以爲人諺曰穀千駑不如養一驥穀駑養虎大無益也知韓昭侯之弊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當以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所以不畜故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折臂知爲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位孤推一槩之平功之宜賞于疏必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皦日于戲群臣

其覽之哉又黃初六年令曰身輕于鴻毛而謗重于
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違古今之典議舍三千之
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
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吝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
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
于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
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伏地將以全
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周欲行衆之
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玄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于斯荅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荅曰愁之爲物惟恍惟惚不招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群或黨去來無方亂我情爽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于哽咽煩寃毒于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溫之以金石不消磨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蓍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辨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

漢魏以來七發七啓鋪叙假設絡繹而博並乃見賞古骨之文自不同

而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諮趣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或悴所鶩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鍼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郭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與子逍遙而遊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饌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避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翱翔于是精駭魄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宗玄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植益自負文妙一世

與司馬仲達書

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歐吳耳無有爭雄于宇角勝于平原之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爲營壁江淮爲城塹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蓋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爲慮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吳會之地牧東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之心也

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

[illegible]仲宣諸人雖或擅場而未能一舉千里也

稱修文最高故獨云高視

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于北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虵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絶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詞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讃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

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

子建意以今之仲連自許

觀此文子建多自出脫語多自占地步語方信其文之必傳也

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蕃侯猶庶幾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

妙如此說情性乃至

句弱

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將以傳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讌飲彌日其于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于前簫笳發音于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

答書云僻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御嘉肴而不饗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

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

何等惋惜

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値墨氏迴車之懸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光祿大夫荀侯誄

如冰之清如玉之絜法而不威和而不褻百寮欷歔霑纓機女投杼農夫輟耕輪結轍而不轉馬悲鳴而倚衡

漢二祖優劣論

有客問予曰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爲授命撥亂之君此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爲先予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强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殁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虓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然彼之雄材大略倜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健壯傑士也又其梟將畫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

之希、觀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
下有帝位流巨功而遺元勳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
禀貞和之純精通黃鍾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爲
德也通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周密樂施而愛
人値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
然神舉用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殘賊神光前驅威
光先游軍未出于南京莽巳斃于西都夫其蕩滌凶
穢勦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掃朝雲
也爾乃廟謀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
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群下欣欣歸心聖德宣仁

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賓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樸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弘跡而造黃極創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得則靡愆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能握乾坤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勳懿故曰光武其優也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奸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覩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焜燿紫薇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烏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蘂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

隆禮以招弗臣傾産以供虛求散玉爵以榮之淸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緩妃所以紹光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彩之色也

藉田說

春畊于藉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與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供耳目而已也夫嘗嘗蒔萬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横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目殄沒

閒遂彼生出去蝎數行文字

而歸館晨未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藿特
疇禾黍異田此亦寡人之理政也及其息[illegible]涌庇重
陰懷有虞撫素琴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猶藜臭蔚
棄之遠疆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茂
菜滋則臣僕小大咸取驗焉又曰封人有能以輕鑿
修鈞去樹之蝎者樹得以茂繁中舍人曰不識天下
者亦有蝎者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驩兜非堯
之蝎歟問曰諸侯之國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齊之
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歟然三國無
輕鑿修鈞之任終于齊篡魯弱晉國以分不亦痛乎

子建矯矯然欲革浮靡之習無一字湯作

曰不識爲君子者亦蝎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此亦君子之蝎也天子勤耘以牧一國大夫勤耘以牧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農者始于種終于穫澤既時矣苗既美矣棄而不耘則敗爲荒疇葢豐年者期于必收嗇修道亦期于歿身也

令禽惡鳥論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于田見鳥鳴

[illegible]作史子千子建亦二

于桑見其聲嗷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謂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烏尋聲而棲于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斯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然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惡也烏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有能累于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鳥之能不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荊人之梟將巢于吳鳩遇之曰何去荊

而巢吳乎梟曰荊人惡子之聲鳩曰子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荅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母也問者慚唱不善也得善者莫不訓而放之爲利人也得惡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烏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此原書甚曰許而修不願倣

荅臨淄侯牋

魏　楊修

修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偉長劉公幹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于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于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视者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之自然其

定于日月
于春秋孋
之耶

亦外見植
之所評隲
實非是

孰能至于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于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植曾作鶡鳥賦命修作修辭不為又命作暑賦修雖造成終日不敢獻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句平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孔子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吉甫詩周旦翩風之疇為皆有愆耶君侯忘

重一以磨[illegible]

今花季緒之巢璅者豈少哉

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鄙宗過言謂莊夫不爲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敢望惠施莊子相知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季緒名修劉表之子爲樂安太守植書云劉季緒好詆訶文章修故云反荅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

爲曹公與孫權書　魏　阮瑀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于失楚彭寵積望于無異盧綰嫌畏于已隙英布憂迫于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

舒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覩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緒業也言業已信之也）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蜀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于此也（暢通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篡

武取胡之詐韓子曰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荊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于孤何必自遂于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

至九江貴欲觀湖濼之形定江濵之民耳非有深入
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爲巳榮自謂策得長無西
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于未形達者
所規規于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
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
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小力
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巳哉甚未然也若恃
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
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illegible]夏陽[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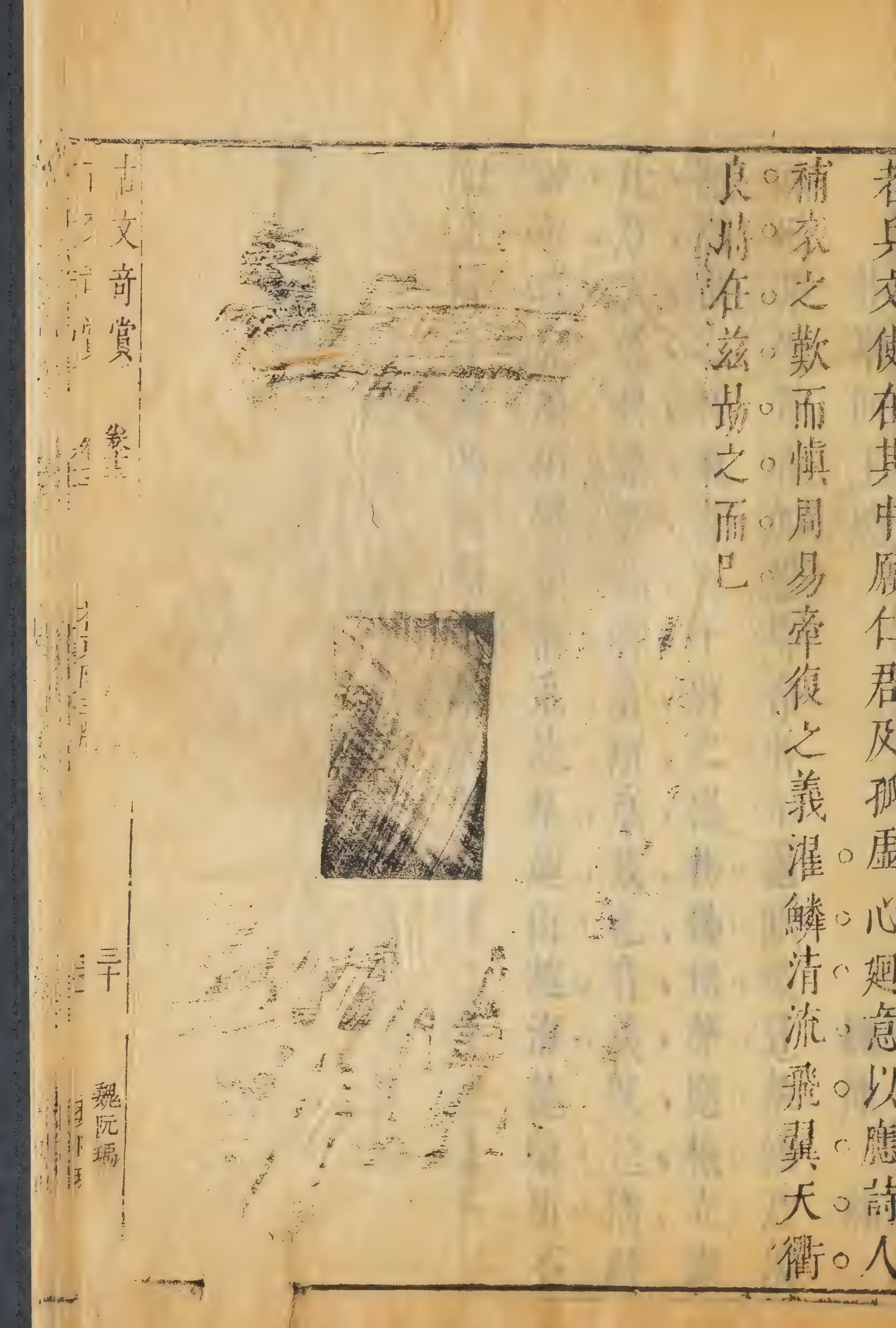
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旣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張昭）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

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婞彼
二人恐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
不肯爲此也二人劉備張昭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
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擒劉備亦
足爲效聞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
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
人兵並滅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
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
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
副不勞而定于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

者與交使在其中顧仕君及孤虛心廻意以應詩人

補衮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

良時在茲勢之而已





凡[illegible]

[illegible]

荅東阿王牋　　魏　陳　琳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禀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絶煥炳譬猶飛兎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况于駑馬可得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古詩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歡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爲吟頌琳死罪死罪

拱東門王[illegible]　　謝[illegible]林

非死罪死罪頓首頓首恩展命并示龜賦披覽來紙若茂

靈高華之林素青萍千將之器精鐔無帶應機立斷

此乃天然與宗甘介者所庶幾也音美韻清辭

妙句兵絕彩兩粹[illegible]乘鹿泊是蘊山越海龍驤所不

東逸見于詩禹可渦不足夫以白雲之音聽綠水詩古

與魏文帝牋　　魏繁欽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技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其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律調五聲之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漢置黃門工溫胡姓名也）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傚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

是喉舌間文字

方是天壤妙物

勝窮優游變化餘美未盡聲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隕涕悲懷慷慨自左騏史妠謇姐名倡（當時之樂人倡樂也）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異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質自雄其才適于數子之意

答魏太子牋　　魏　吳質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于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于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于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李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皐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

後來君子詩不弟而質亦在其中也

也阮瑀陳琳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于謀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至于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幹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太子書曰吾德及蕭王年與之矣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

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

幸得下愚之才値風雲之會時邁齒載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畧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書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卽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泜水漸積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

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趙將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蒞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于疆畔女工吟詠于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于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賊事行刑資于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遺書陳湯入爲少府彼豈虛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顧

[illegible]也矣

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卿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今卿以當號不揀多言不免罪充軍

不失常也古今一揆先後令賢愚却來者之不[illegible]

與滿公琰書　　應璩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于夷門毛公受眷于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已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軍命周求陽畫俞于詹何揚倩說于范武故使鮮魚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芳旨美酒）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西戎樂）當此之時仲孺（灌夫）不辭同產（姊）之服孟公（陳遵）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車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遺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

應才與子建相後先億諸子不敵也

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矜營不獲侍從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好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擾劫者不能追參于高妙復斂翼于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群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

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于閨闥紅塵蔽于機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虛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凉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

驗人語

[illegible]代故事[illegible]對此

無陰以憇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于玄寺沉人鶴立于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微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壹臺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于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

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冑書

塲報聞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途雨師灑道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修味踰方丈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花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于虞韶楚人流遁于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濵洛困于囂塵思樂汶上發于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于有虞濟征人于塗炭而我方欲秉耒耜于山陽沈鉤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饑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鷄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惑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爲言慮夏自愛璩報

奏記太尉蔣濟　　魏阮籍

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處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于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獨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謂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强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廻謬恩以光淸擧

答伏義書

籍白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巔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乜毛分所能論哉且玄雲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促節則亡間是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瑣蟲所不能解也然則弘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氣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眞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舛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鳩鶵悅蓬林以翱翔螭浮八濱以濯鱗鼈娛行潦而群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

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藉藉辭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所謂居乎亡室者歟

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綱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罔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通檢（一作過）若良運未協神機亡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擧于玄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翺翔之乘景躍踸踔陵忽慌從容與道化同逌逍遥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莫祗以等化上乎亡上下乎亡下居乎亡室出乎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玄綱於太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圓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聞畧亡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覩君子之趨欲銜傾城之

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儗膚寸之檢勞王躬以役物守槃穖以自畢沈牛跡之浥薄慍河漢之亡根其陋可愢其事可悲亮規畧之懸踰信大道之弘幽且局歩於常衢亡爲思遠以自愁比連疹憒力觰不多阮藉白

人物志　　魏劉邵

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　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徵神見貌則情發于目故仁目之精慤然以端勇壯之精曄然以彊然皆偏至之材以勝體爲質者也故勝質不精則其事不遂是故直而不柔則木勁而不精則力固而不端則愚氣而不清則越暢而不平則蕩是故中庸之質異于此類五常既備包以澹味五質內充五精外章　性之所盡九質之徵也然則平陂之質

在于神。明暗之實在于精。勇怯之勢在于筋。彊弱之植在于骨。躁靜之決在于氣。慘懌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儀。態度之動在于容。緩急之狀在于言。

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一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恆之人也。無恆依似皆風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槩也。

九徵

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柔順安恕美在寬容失在少決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

善在恭謹失在多疑彊楷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
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普博周給弘在覆一
失在溷濁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扃休動磊落
業在攀躋失在疏越沉靜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緩
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多智韜情權在譎畧
失在依違　學不入道恕不周物此偏材之益失也
體別其于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于理合
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道義與事情各有家是故質性
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質性警徹權
畧機捷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

辯其得失義理之家也質性機解推情原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　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抗厲之人不能迴撓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性厲則理毅）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理毅則滯礙）堅勁之人好文其事實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性權則言盡）涉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言切則義少）辨給之人辭煩而意銳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性銳則窮理）即大義則恢愕而不周浮沉之人不能沉思序疏數則豁達而傲博立事要則爁炎而不定淺解之人不能深難一辯說則擬鍔而愉悅審精理則掉轉而

無根寛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趣時務則遲緩而不及溫柔之人力不休彊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擬疑難則濡懦而不盡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造權譎則倜儻而瓌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

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辭已窮矣自以為妙而未盡）跌則掎蹠（理已跌矣而彊牽據）實求爾解似理不可屈者

同則相解反則相非雜則相恢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歷之不動則不說也傍無聽達則不難也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

善難者務釋事本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則辭構矣

善攻彊者下其盛銳扶其本指以漸攻之不善攻彊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挫其銳意則氣構矣善躡失者指其所跌不善躡失者因屈而抵其性因屈而抵其性則忿構矣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倉卒諭人人不速知則以爲難諭以爲難諭則忿構矣夫盛難之時其誤難迫故善難者徵之使還不善難者凌而激之雖欲顧藉其勢無由其勢無由則妄構矣凡人心有所思則耳目不能聽是故並思俱說競相制止欲人之聽己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己意則以爲不解人情莫不諱不解諱不解則怒構矣 聽明聽

序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予謂之貿說之材　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雖明包衆理不以尚人聰叡資給不以先人善言出已理足則止鄙誤在人過而不迫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婟不以言例及已之所長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采蟲聲之善音賛愚人之偶得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悋方其勝難勝

而不矜材理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
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于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
爲衆材之儁也材能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取同體
也則接論而相得取異體也雖歷久而不知凡此之
類皆謂一流之材也　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
言乎其爲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而爲之名目
如是兼也如陳以美欲人稱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
是者偏也接識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
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
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

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　英可以爲相雄可以爲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　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

歸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英雄

其言甚懌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言將發而怒氣送之者彊所不然也八觀

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敗目

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戡物任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七繆

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寡失失繆之由恒在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列故尤

之人含精于內外無飾姿尢虛之人碩言現姿內貫乎及繆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爲雋矣爭雋未別則用力者爲儁矣是故藺相如以迴車決勝于廉頗寇恂以不鬬取賢于賈復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

釋爭

也○諸

蓋爲以不聞求于言以從後之又行在于萬言詰

財用以布合實大故前而以通事大群有音系通

全本不口亦上而於本以用首藏若為者死卷入中歲

甚不得下山中不余生道之入卷市頭鼓日

魏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平太守碑

魏嵇康

先生諱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厥遠祖陶化於上世而先生弘謨於後代詩所載阮國則是族之本也先生承命世之美希達節之度得意忘言尋妙於萬物之始窮理盡性研幾於幽明之極和光同塵群生莫能屬也確乎不可拔當塗莫能貴也或出或處與時升降或黙或語與世推移望其形者猶登嶽涉海蕩然無以究其高測其深覽其神者猶旁璞覩珪黼然無不欽其寶而偉其奇也不屑夷齊之絜故其清

不可尚也不屓惠連之汙故其道不可屈也蘧瑗昇降於卷舒甯武去就於愚智顧眄二子不亦泰如危宗廟之犧安不靈之龜故無孤犢之逼而有塗中之廣覿屈穀鳴鴈是以處不才之間察巨瓠緯帶是以遊有用之際夸大辨而御之以訥貲大白而洿之以辱爲無爲而名不能累也事無事而世不能役也訪埀天之翼於寂寞之域拔芒苏之穎於有解之會固恢恢必有餘地豈若拔輿被張以養生於陵灌園以求實齷齪近步修循作軌轍而已哉尼父議老成於遊龍衛賜譬重仞于日月揆之先生其殆庶幾乎方

[illegible]皆曾出
[illegible]塗賈[illegible]
[illegible]哉澤和
[illegible]本倚以
[illegible]升[illegible]部
[illegible]仁宅于
[illegible]陽以[illegible]
務不足給
或尋煉乎
先器以俗
乎不足但
沒問禮乎
七賢[illegible]齊
紹之[illegible]馳
[illegible]衣傳乎
[illegible]上平天
位之窮儀
故托[illegible]乎
太師惜哉
非薄湯武

將攀逸駕於洪涯懇遐軌於巢州跨宇宙以高挹凌雲霄以優游享年若干遘病而卒於是遠鑒之士有識之徒先生之沒夫豈不慨然臨豪傑而存惠子之問運斧斲而思郢人之力乃探賾索隱以敘雅操使將來君子知莊生之跡畧舉志碑之曰峩峩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淡混齊榮辱盪滌穢累婆娑山足胎胞造化韜蘊光燭鼓棹滄浪彈冠嵩岳頋神太素簡邁世局澄之不清溷之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庚俗隱處巨室反真歸漠汪汪淵源遺跡圖錄

明膽論

司馬昭之禍心[illegible]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樂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昬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内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于見物或勇于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于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達理失機故子家輭弱陷于弑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知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

此語極是

疑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析理貴約而盡情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爲喻何遼遼而坦謾也故直荅以人事之切要爲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鵬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盖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故惑于曖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懷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及於期授首陵母伏劒明果之疇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

不可勝言也況有覩夷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於迄泰清者乎若思弊之倫爲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陷阱之閒如盜跖寘身于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而暴虎憑河愚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未及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騁辭夫論理性情折引異同固情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捃摭所見此爲好理網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剌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

聲無哀樂論所指一非而內愧乎神愧隱一闕而外忘其形言無苟諱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于天子而信篤

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鵩闇惑明所不周何害于膽乎明既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鵩作賦闇所惑也爾為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為不可偏乎子然霍光有沉勇而戰于廢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闇鵩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

平真民曰胸襟于大見其坦蕩以不日可謂明膽兩全矣

有所撓也夫唯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畧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爲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爲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爲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爲有陽而生陰可無陽邪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邪幸更詳思不爲辭費而已矣

難自然好學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群物。使有類俗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粱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

執瓠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于理僞非養眞之要術廉讓生于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群而求畜則人之眞性無爲正當自然躭此禮樂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于口也處世闇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于心況以長夜之冥得

張遼叔自然好學論曰苟有肺力誰不折親悅心或尚何假于食膳葅而嗜菖蒲菹也此語甚得親切

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未來情以本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天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諭未必然之好學則思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于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爲準即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駕以講誨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擿句俯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虛

堂爲丙舍以誦諷爲鬼諢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臭腐覩文籍則目瞧修揖讓則變傴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齲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于六經何欲于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忠故得菖蒲菹耳

本色　陽之大適

七賢傳其進也橅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

履順以保天眞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岩水澄華茲焉賜隱至于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尊且以世族名流茲焉自垢隱鍛竈而不廻登廣武而長歎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經必凋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執燭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精靈各惇終始愴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

與山巨源絕交書

晉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與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

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流波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

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

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畧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爲

益其毒　不善讀老莊至此

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思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于機宜無萬石之愼而有好盡之累久

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

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求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

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
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
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
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
其所也蓋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
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
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道方
外榮華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
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
試必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

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懽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濶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麄踈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

期于相致時為惟恭一旦追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
怨不至于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
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
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獻書袁譚　　魏審配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鴆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爲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况兄弟乎昔先公廢絀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諜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内遠近誰不

備聞且先公郎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堊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彊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為鴈行賦為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為賜謂為將軍心合意同

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奸利致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鬄髮膚割絕支體寃魂痛于幽冥創痍號于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輙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于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

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爲禦難内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踪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鬬以干嚴刑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仇散鋒放火措

增毒螢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遺城戹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埸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能旌旃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弊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苦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于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懸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

古文奇賞卷之十二 終



